

属 202 厂。202 厂地处包头市，是一个大型厂、所合一的生产核武器的军工企业。我在 202 厂完成了一年的劳动实习后，被正式分配到了这个厂的第三研究室。该室的室主任是刘少奇的长子刘允斌同志，我们国家第一代的核工业专家。可惜的是，他在“文革”初期 1967 年的 11 月，由于不堪忍受造反派的批斗，含冤卧轨自杀。

我在“文革”时期没有站错队，也没有受到大的冲击和干扰。但在“文革”清理队伍阶段，差一点被当作“内人党”分子抓起来。他们掌握的所谓证据有两条：一个是我父亲，他是地地道道的农民，大文盲。他来 202 厂后，因为不会说汉语，经常到 202 厂的几户蒙古族人家串门。这几户蒙古族职工都被当做“内人党”分子抓起来了，他们怀疑我父亲是“内人党”的联络员。第二个所谓证据是，1966 年我在 202 厂教了两个多月的蒙文蒙语的职工夜校课程。当时，自治区在乌兰夫主席的倡导下，汉族干部掀起了一股学习蒙文蒙语的热潮，这样有利于民族团结，也有利于汉族干部做好少数民族的工作。我们厂也办了蒙文蒙语夜校班，我被聘为老师。这个课在“文革”的干扰和冲击下，只办了两个多月就办不下去了。他们把我和乌兰夫的所谓黑线挂起钩来。有幸的是，党中央、周总理及时发现了这些错误做法，在 1969 年 5 月 21 日发文件进行了纠正，要求彻底平反。

在 202 厂基层我工作了 19 年后，被提拔到总厂的领导岗位上，又工作了 16 年，直到退休。在业务方面，由于有母校给予的“猎枪”，所以每逢遇到困难和问题时都能从容应对，迎刃而解，做出了十

几项科研成果。其中有两项获得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、三等奖。在职称方面，我由技术员到助理工程师、工程师，然后到高级工程师，都比较顺利地实现了我当工程师的愿望。在职务方面，从行政组长、副科长，然后直接提拔为副处长，1984 年被提拔为总厂党委副书记、副厂长（副厅级）。

我之所以被提拔到总厂领导岗位上，一是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；二是因为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在 202 厂职工中有很好的口碑；第三，因为我是少数民族干部，我们厂清华毕业生很多，大概有二三十人之多，比我强的大有人在。

## 七律 再相逢

○孙家山（1975 精仪）

近接同学通知，将在母校举办 1975 届毕业 40 周年纪念大会，心潮涌动，感慨系之。遂赋诗一首，表述心怀。

弹指倏忽四十春，  
沧桑难见少年痕。  
眼前几近蹒跚态，  
当初何等精气神！

风云散去无处觅，  
芳芳重来不须寻。  
笑看清华好日月，  
此地长聚一代魂！